

## 金玉華章

## 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

正在本院展出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中，國寶重器不一而足，其中炫目華麗的成組金器、玉器、瑪瑙、玻璃等甚受觀眾喜愛，這些佩飾皆出土自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貴族墓葬。芮國墓地是目前兩周考古最重要的發現，對西周的歷史、藝術與文化皆具有重大意義。本刊特邀考古發掘負責人撰寫本文，精要描述自二〇〇五年夏天以來歷年的重大發現，包括墓葬規模、墓主人身分、各類出土文物以及一般人難以知曉的細節，期能帶領讀者領略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體會兩周時期豐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 編者

對於中國考古界來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帶有衝擊力的考古發現層出不窮，但就周代考古而言，考古大發現比比皆是，韓城芮國墓地自然是這些重大發現的佼佼者。

但凡到過西安的中外人士都知道「自古關中帝王都，關中黃土埋皇上」的俚語，以此來盛讚得天獨厚的八百里秦川古文化歷史沉澱的豐厚。在這片沃土上，可以看到距今

一百二十萬年的舊石器時代的藍田猿人，以及歷史時期各個朝代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等遍及關中地區的各個角落。單說在陝西第一個建都的周代，其時的遺址墓葬多達數百處，最

重要分佈於兩個區域，其一是周代的都城豐鎬，在今西安市西南約二十公里，發現了宮殿遺址及周代墓葬千餘座；其二是關中西部寶雞市的周原遺址和周公廟遺址，這裏作為周人「革命」的發祥地，已發現宮殿基址、製陶鑄銅作坊、高等級貴族墓葬，尤其是近年發現的周公廟帶有四條墓道的

大墓，多數學者認為屬於攝政王周公的家族墓地。

關中東部地勢開闊，河流眾多，以渭河為界可分為渭南和渭北兩個區域。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多集中於渭河以南地區，渭北地區考古工作多在於唐代帝陵及其陪葬墓的調查和發掘。周代的

## 發現芮國墓地

二〇〇五年三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接到報告，韓城梁帶村一帶發現有古墓葬，還發現有人盜掘，希望能儘快派專家到現場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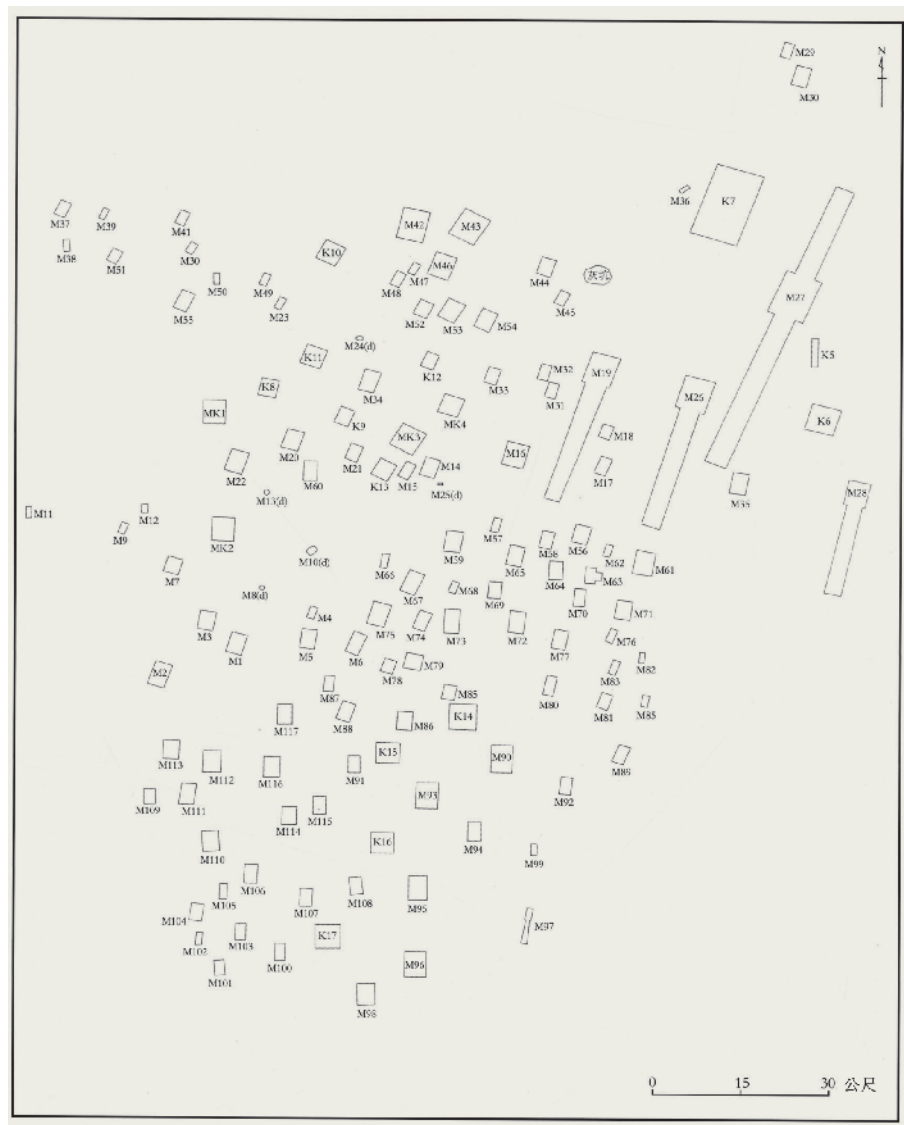


圖一 韓城地理位置圖 作者提供

韓城，地處關中平原的東北部，東臨黃河，西依梁山（圖一），即《詩經》：「梁山奕奕」之梁山，也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的故鄉，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傳說中夏代大禹治水的故事就發生於此（圖二），以「關中文物最韓城」馳名中外。全境面積達一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近四十萬。（圖三）梁帶村位於韓城市區東北約七公里黃河西岸的黃土臺原上，人口約一千六百人，以梁姓居多。（圖四）據村裡長輩說法，他們的祖先是南京的梁惠，北宋時期在韓城做將軍，還立碑紀念。但從村內保存城牆的城磚看，年代不早於明代晚期，距今約四百年。



孫秉君



圖五 芮國墓地第一階段勘探平面圖 作者提供

大墓中除十九號墓、二十六號墓、二十七號墓成組分佈外，其餘大墓未發現有成組成排分佈的現象。通過對一千三百座兩周墓葬的平面佈局的初步分析，此墓地當為其時的邦墓區，在邦墓區內再按血緣關係的遠近劃分不同的家族墓區，對於大墓並未劃定專門的公墓區。

### 發掘工作

二〇〇五年四月，搶救性發掘工作開始進行，一個長達數年考古專案隨即展開。發掘工作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二〇〇五年四月至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先後發掘了墓地

南部的近方形車馬坑一號坑、中字形

大墓二十七號墓和甲字形大墓十九號

墓、二十六號墓，以瞭解墓地的年代

五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墓地許多重要的發現，對古芮國文化的認識和歷史的復原，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墓地緊臨梁帶村北，考古專業人員在調查的基礎上，對墓地可能的

分佈範圍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考古勘探，基本確定墓地大體呈長方形，東西長六百公尺、南北寬五五〇公尺，總面積約三十三萬平方公尺。墓葬相當密集：方向一致，均為東北—西南

走向。（圖五）發現埋藏有兩周墓葬共一千三百座、車馬坑六十四座，其中帶墓道的大型墓葬八座，一座已垮塌，僅剩墓道部分，墓葬長度超過三點五公尺的中型墓葬一百六十餘座。而大中型墓葬大多分佈於墓地的東南部和東北部。

大墓中除十九號墓、二十六號

墓、二十七號墓成組分佈外，其餘大

墓未發現有成組成排分佈的現象。通

過對一千三百座兩周墓葬的平面佈局

的初步分析，此墓地當為其時的邦墓

區，在邦墓區內再按血緣關係的遠近

劃分不同的家族墓區，對於大墓並未

劃定專門的公墓區。

四月的梁帶村，驕陽似火，濃密而綠油油的小麥已沒過膝蓋，田地裡不時有村民在忙著收割前的最後一次澆灌，村東的黃河水依然自北向南靜靜的流淌。像關中大多數村莊一樣，平靜安詳，村莊周圍皆為平坦而肥沃的農田，絲毫也看不出這裏會有什麼驚世發現。然而透過這次考古專家認真而嚴謹的科學考察，很快確認這裡

曾是古代一處大型墓地，埋藏著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墓葬一千三百多座，梁帶村隨即蜚聲中外。

二〇〇五年四月至二〇〇九年，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渭南市文物考古

保護研究所、韓城市文物旅遊局聯合

組隊，在此進行三次長達五年的科學

發掘，先後清理出帶墓道的大型墓和

中、小型土坑豎穴墓七十餘座，車馬



圖二 黃河 龍門急流 葉笛生攝影



圖三 韓城今貌 葉笛生攝影



圖四 梁帶村今貌 葉笛生攝影



圖七 27號墓室現場 作者提供



本院正館103展廳 芮公棺內文物陳設 蔡慶良提供



圖八 27號墓出土荒帷吊飾 作者提供



本院正館103展廳 芮公佩戴金飾、玉劍復原示意 蔡慶良提供



圖九 26號墓棺內現場 作者提供



本院正館105展廳 左圖出土玉器復原示意 黃聖涵攝影



圖十 27號墓棺內現場 作者提供



本院正館103展廳 芮公大墓出土現場棺室模型 蔡慶良提供 展區重現27號墓內棺狀態，由出土位置，幫助觀眾瞭解各類玉器、金器的使用功能與佩戴方式。

小型墓普遍有一棺，部分為一槨一棺。隨葬品較少，多數出有少量玉、石塊及蚌片等飾件，間或有一、二件鬲、罐等陶器，少數墓無隨葬品出土。

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等時代特徵明顯，分別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風格，說明這是一處兩周時期的大型墓地。最早發掘的是一號車馬坑，清理出四輛馬車和挽馬五匹

（未發掘到底，當為八匹），出土有鑾鈴、扼飾、車鉤、釧、軾等青銅車馬器，顯示其時代應為春秋早期。其東的十九、二十六、二十七號三座大墓的時代與之相當。二〇〇七年發掘

和性質。從墓地範圍大、墓葬數量多等情況分析，墓地的年代跨度可能也比較大，由於墓內出土了大量西周和東周時期的遺物，故稱之為梁帶村兩周墓地。

第二階段：二〇〇七年三月至十



圖六 27號墓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二月。發掘了北區甲字形大墓五〇二號墓、中型墓五八六號墓、小墓二十座和馬坑一座，南區的甲字形墓二十八號墓、中字形墓三十五號墓等三座，西區中型墓十八號墓等四座、小墓六座、馬坑一座。以進一步瞭解墓地的年代範圍，及其文化面貌特徵。

第三階段：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至

二〇一〇年元月。發掘了甲字形大墓五六〇號墓和三十三號墓、中型墓三〇〇號墓和小墓二十八座，強化了我們對墓地的文化特徵認識。

在大中型墓的墓室西北方向，有

相關的車馬坑附葬，從發掘過的墓葬分析，車馬坑多附屬於男性的墓葬。在發掘過的各類墓葬中，均未見到殉人的現象，大部分未發現腰坑。

墓葬開口位置較深，距現地表在

〇點五八至一點五公尺，未發現後代

擾亂情況，保存狀況良好。所發掘的

七座大型墓，僅二十七號墓為墓室南

北各有一條墓道的「中字形」墓（圖

六），其他為墓室南壁有一條墓道的

「甲字形」墓。中型墓發掘了九座，

均屬於土坑豎穴式。小墓發掘了五十

多座，形制與中型墓相同。所有墓葬的墓壙均為長方形，大體為北偏東十度至四十五度角左右。木質棺槨置墓室中間位置，均有活土二層臺。

大、中型墓均為一槨兩棺。葬式

大部分為仰身直肢葬，一般來說，小

型墓墓主骨架保存較好，大中型墓則

保存較差。

隨葬的青銅器多置於棺槨之間的空檔部分，但在墓內的具體位置並不劃一，飲食器在東、南、西側均有發現，樂器在置於北側。（圖七）

玉器、金器等裝飾品多佩於墓主軀幹部分，有些禮玉等置於棺上，並多有荒帷（圖八）、銅簪等棺飾發現。大型墓的隨葬品多較豐富，如二十六號墓、二十七號墓就可以說是金玉璀璨，琳琅滿目，出土文物數以千計。

（圖九、十）中型墓的隨葬品一般明

顯偏少，有些甚至沒有出土顯示身分

的青銅禮器。大型墓的墳土內還發現

數量不等的玉石器，多為圭、戈等禮

器，也有專門刻意打碎玉器的特殊現

象，說明墓葬在填埋過程中可能舉行

某種祭祀活動。



圖十三 七璜聯珠組玉佩 長105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狀，南墓道長三三·八、寬四·二至四·六公尺；北墓道較短而陡斜，長一七·八、寬三·八五至四·二公尺。墓內出土文物最為豐富多彩，六件銅簋均有芮公鑄器的文字，清楚的表明墓主為一代芮公。代表身分的青銅禮器有七鼎六簋，及甗、壺、盤、盃、尊、卣、觚等，樂器有編鐘、磬、鐃、鉦、鼓等。四十八件黃金器的出土，使二十七號墓成為西元前八世紀左右中國境內所發現金器最多的古墓。而出土的大量玉器大多為禮玉和組玉佩，如：七璜聯珠組玉佩（圖十三）、玉項飾、腕飾及玉璧（十四）、琮、戈（圖十五）、璜等，相對而言單獨的佩玉較少。這與兩周

時期大型貴族墓葬男性禮玉多、佩玉少的一般隨葬特點相吻合。（圖十六）

參照墓地的平面佈局，以及二十六號墓的鼎、簋、壺等銅器銘文，可知二十七號墓主為一代芮國的君主芮桓公，二十六號墓主則為桓公夫人仲姜，十九號墓主為其次夫人。依據墓葬的形制特徵，以及隨葬品的組合特點等方面分析，其他的甲字形大墓很可能也是芮國國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中型墓應該屬於芮國的大夫及士一級的貴族墓葬，更多的小墓，當然都應是該國的普通平民墓葬。從大中小型墓摻雜埋葬的情況分析，可知芮國實行的是周代所謂的「族墓地」制。自國君至於庶人之墓的遠近，是

以血緣關係的親疏來區分，屬於史書所說「生相近，死相迫」的習俗。二十七號墓等大墓中間也夾雜有少量中小型墓，但可發現這一帶的大墓相對比較密集，是否反映了在芮國後期也有向僅埋葬王公的「公墓地」演變的趨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梁帶村墓地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文物，青銅器以單數鼎配雙數簋的清楚組合見長。玉器以數量多、工藝精湛、年代跨度大為特色。最早為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玉豬龍（圖十七），次為四千多年前龍山文化的玉璧、玉鏹等，更多的為三千多年前商周玉器，晚的為春秋早期的玉器。二十七號墓出土金器多達四十八件，



圖十二 19號出土銅器 編號261 作者提供

二十八號墓相當，約屬於早期略偏晚階段。

十九、二十七號等墓出土了不少帶銘文的青銅禮器，鑄有「芮公」（圖十二）、「芮太子」、「芮太子白」作器等文字。這就告訴我們，梁帶村墓地屬於周代的芮國。《漢書·地理志》、《史記·秦本紀》及其注解等文獻，有關於古芮國在今陝西大荔（故臨晉）一帶、韓城境內則是韓國、梁國地域的記載，顯然有重新認識的必要。雖然我們現在還難以確認韓、梁兩國的地望，但這一發現已用比較確鑿的證據說明周代的芮國就在梁帶村一帶，從而糾正了歷史記載的某些疏漏。這對瞭解周代封國的發展，以及芮國歷史的研究必將有較大的學術價值。

### 芮桓公墓

中字形墓二十七號墓為墓地中最大的墓葬。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坑，口長九·三、寬七·一公尺，底長七·五、寬四·九八公尺，墓底距現地表十三·二公尺。墓道均為窄長的斜坡



圖十一 28號墓現貌 葉笛生攝影

的南區二十八號墓（圖十一），位於二十七號墓東南四十公尺處，隨葬品顯示其年代還要略晚一些。北區五〇二號墓等各類墓葬，年代明顯較早。出土有隨葬品的埋葬墓，均可判斷為西周晚期，且還沒有屬於西周末期的跡象。最後發掘的五六〇號墓及附近的大、中、小墓，時代與五〇二號墓相當，但有略早的可能，年代估計在西周晚期偏早的厲王早中期。西區的中小型墓年代較亦較晚，大體約與



圖十七 紅山文化玉豬龍 高13.6公分，寬11公分，厚4.4公分  
芮國墓地春秋早期26號仲姜墓出土

有金劍鞘、環、肩飾（圖十八）、  
鑲、方形金飾（圖十九）、金龍、金  
獸面（圖二十）、牛首銜環、手鐲  
等，這些金器種類繁多，製作工藝技  
術高超，為同時期甚至以後相當長時  
間範圍的考古發現所僅見，結合同時  
期晉、虢、秦等諸侯國的有關資料，  
反映了我國先秦時期的黃金製造在兩

周之際曾有一個大的飛躍，黃金作為  
製作器具和飾品的稀有金屬，可能已  
開始走進當時高級貴族的生活圈。這  
一發現將糾正以往學術界認識的偏  
差，對重新認識中國早期黃金製造工  
藝有重大意義。

二十七號墓出土的鐵刀戈、削各  
一件，經北京大學鑒定，確為人工冶



圖十五 27號墓出土玉璧在墓葬中相對位置模擬 作者提供



圖十四 27號墓出土玉戈在墓葬中相對位置模擬 作者提供



圖十六 本院正館103展 27號墓出土玉戈和玉璧陳列方式

鐵。它們數量雖不多，但做為我國最  
早階段的鐵器標本，增加了在關中東  
部的出土點，與西部的秦國鐵器、晉  
南的晉國鐵器以及豫西的虢國鐵器，  
形成了一個較廣的鐵器使用區域，無  
疑是研究古代冶鐵技術和人工冶鐵起  
源的珍貴實物資料。

二十七號墓出土有建鼓、鼗鼓、  
編鐘、編磬、鐸于、鉦等，屬這一時  
期考古發現中種類最豐富、最完整的  
樂器組合。與《國語·吳語》所記  
「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  
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有關樂  
器種類近同，使我們看到了春秋早期  
戰陣所見樂器，也就是當時軍樂的基  
本組合，而且比曾侯乙墓的時代早約  
三百年。不僅是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  
發現，應該在我國音樂史研究方面也  
具有非常重大意義。

### 桓公夫人仲姜墓

二十六號墓出土於棺外的六件青  
銅「弄器」，方盒、方鼎、短流匜、  
貫耳罐、單耳罐、鍍等。其中方鼎形  
態屬商式，高十一公分，大小兩件方



圖二一 玉握一對 梁帶村26號墓出土

獲。特別是組合清楚，位置準確的眾多組玉佩飾，計有頸飾四組、腕飾四組、握飾二組。組玉佩飾中又以七璜聯珠組佩和梯形牌組佩最具代表性，這是目前陝西地區發現的等級最高的組玉佩飾，其中七璜聯珠組佩的人龍合雕璜尤值得稱道，人的髮束每公分竟達五根，根根分明不交錯，堪稱西周中期高超琢玉工藝的代表性作品。

由方柱形玉握與數量眾多的玉貝、玉蠶、玉龜、玉珠、瑪瑙珠、玻璃料珠而機編排為左、右手玉握串飾（圖二一），是目前發現最為複雜和奢華的兩周玉握串飾，它們大多採用上乘玉料製作，其中細小的玉蠶琢有極小的眼睛且十分傳神，玉龜則琢有細線龍首，有相當的加工難度，這些除反映當時的玉器製作水準外，同時對於我們認識兩周喪葬用玉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 其他重要出土

五〇二號墓為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墓（圖二二），隨葬品並非特別豐富，但因為隨葬有青銅鉞、戈等兵

器多件，以及殘銅鎧甲等，我們也傾向於墓主可能是一代芮君的墓葬。另外，在該墓的槨室和墓道口放置有大小不等的馬車五輛（圖二三），這並未見於其他的大墓，而與西周中晚期的陝西長安張家坡井叔墓地、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的國君墓的特徵相似，也顯示身分可能相當。

特別應提到的是，五〇二號墓的墓室四角各發現木俑一個（圖二四），這在此前的西周墓葬發掘中從未見到，顯然為一個新的考古發現。最高的兩件木俑身高達一公尺，用整塊木材雕刻出頭部與軀體，再以榫卯結構連接單獨雕出手臂及足，並用黑色和朱色塗抹出頭髮、皮膚、衣服和鞋子等。它們均作站立狀，兩兩成對，分別作雙手持物狀和捧物狀，造型獨特，風格鮮明。這組西周木俑，比戰國楚地木俑早約三百年。比孔夫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句話的時間，也早了二百多年。此項發現填補了西周以俑殉葬和木雕考古的空白，是研究喪葬制度、雕刻藝術史的重要資料。這也提醒我們，過去

鼎鑄接在一起；短流匱高十公分，是在罐下加鑄鏤空圈足而成，其上有短流，蓋鈕為人面虎身。上述兩件器物為中國境內首次發現，是創造梁帶村青銅文化的藝術家們對兩周青銅藝



圖一九 方形金飾 作者提供



圖十八 金肩飾 作者提供



圖二十 金獸面 作者提供

術的繼承和發展。鍍高僅七公分，其造型與北方青銅鍍完全相同，器身所鑄造的紋飾精美，為多組典型中原風格的圓眼、卷鼻、吐長舌的春秋龍紋，完美結合了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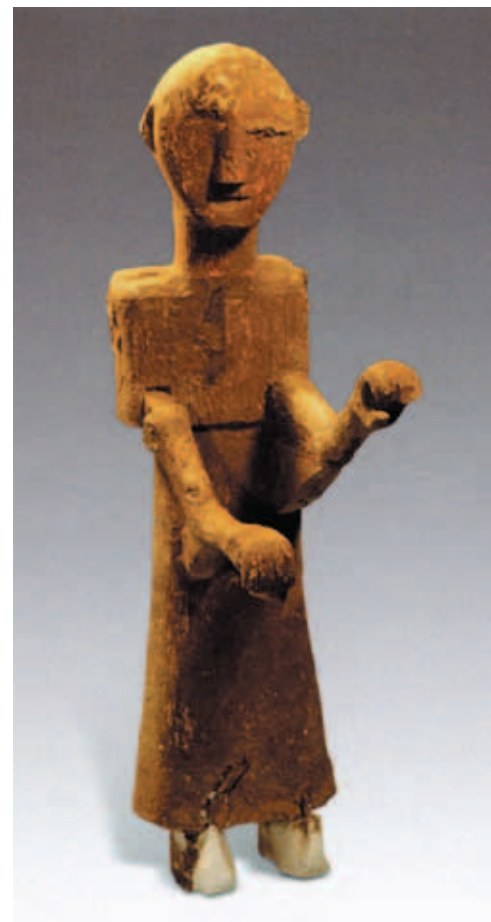
文化。上述弄器，鑄造精美，設計奇巧，增添了我們對兩周時期青銅設計、製作的新認識。

二十六號墓出土大大小小五百餘件玉器，是梁帶村考古工作的重大收

2012 10.08 - 2013 01.07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103 105 107 陳列室

# 西周 赫 赫 宗 周

THE CULTURAL GRANDEUR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圖二四 502號墓隨葬木俑 引自《梁帶村芮國墓地—2007年度發掘報告》



圖二二 502號墓現場 引自《梁帶村芮國墓地—2007年度發掘報告》



圖二三 502號墓隨葬車馬器 引自《梁帶村芮國墓地—2007年度發掘報告》

的考古工作中，是否有同類的遺物存在而被忽略的可能。

二十八號墓出土的青銅鎧甲，組合結構清楚，保存狀況較好，可以復原成形。這對春秋早期軍隊的防護裝備，提供了一個直觀認識的機會。

大型墓葬還清理出保存稍好的漆木器，木胎已完全腐朽，但髹漆部分尚好，計有俑、建鼓、鼗鼓、几、豆等，色彩主要為朱、褐兩色，特別是二十七號墓出土的漆木几，色彩鮮豔，所繪製的圖案為四個單元的龍紋，朱色打地，褐色龍紋，規矩謹嚴，為以往發現所僅見。衆所周知，黃河流域兩周時期的漆木器資料十分匱乏，梁帶村墓地的這批實物，在關中地區「不乾不濕」的環境下得以保存極為難得，無疑對於周代漆木器的研究增添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芮國墓地無疑是兩周時期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對此時期的考古、歷史、銅器、玉器以及金器等研究皆有重大意義，有待進一步發掘探索。

作者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